

## 我的飲冰室

當事情結束之際，你回頭所看到的一切，就是故事。

——Charles Baxter

### A. 檸檬紅茶

我鍾愛的企管四年，過的是悠悠哉哉的大學生活。

下課鈴聲鐘響，拐個彎流入學府路，聞香牛肉面香撲撲地誘惑你。加湯加面免費，物美價廉，人人擠在矮窄桌椅上，混濁的汗水、骯髒的氣味，飄浮熱呼呼地白蒸氣，這是青春期蓬勃發育的天堂。

美食和欣賞漂亮的人群，這是我自小的家教傳承。如今學校的平靜安逸，卻成我逃避的依靠，想擺脫家族宿命中不快樂的女人。

因為，我害怕跟她們一樣。

小趙，我第一位男友，跟父親完全不同的男人。

校園裡早就興盛了這樣的校草傳聞：外文系有個唇紅齒白、學富五車迷倒眾姐妹的美少年。

三月的某一天，風和日麗，春光明媚。校慶園遊會，我終於恭逢其盛見識到傳說中的拜倫。

就在水池的附近，他專心地捧著原文詩篇，捲曲的毛髮和貝多芬的不遑多讓，而旁邊是一片黑壓壓包圍他的人群，被烘托得光采奪目，成了校園一個美麗的定點。

他剛讀完葉慈最後一段的詩句，似乎還沉浸在詩人憂傷的情節裡，東風吹起額上的髮絲，在陽光中微微飄揚，他意猶未盡緩緩地睜開雙眼。

眾人響起一陣掌聲。

他發現到人群中的我，欲要起身，但最後只禮貌性地向我點點頭。

我也點頭回應，這算是打招呼的默契吧！

「這位可是企管系的才女。」有人向他介紹。

他會意過來：「原來妳就是葉嫣容……」

孔雀朝我亮起鮮艷的羽毛。

「你倒是打聽清楚了嘛！」我抱胸捉猝。

他看看我，然後垂下了眼結論說：「飄忽不定，這位可是雙子座女生？」

我揚笑回應：「怎麼，這算是優點還是缺點？你可是位得道的占卜大師嗎？十足挑釁的口吻。」

他起身走過來，不慌不忙：「妳要試試看嗎？」

「王子遇到公主，一見鍾情了。」人群裡有人穿插。

引來眾人一陣竊笑。

我在荷花池邊，邂逅了春天。

於是在每天傍晚課後，我們會相約在紅茶店裡閒聊。他會先點杯檸檬紅茶潤喉，然後才開始解析哲學大師愛情的看法，自己的閱讀心得。逐漸地我倆的關係，從多人團體走到兩人世界。

跟他在一起我確實快樂過。壓馬路、騎單車旅行、去教堂告解。埔里探幽玉山健行花東蹤跡。有時，會手牽手走在安靜的校園，或在電影院裡耳語鬢磨，他給我的是純粹學生戀情，這是我未有過的。

東海岸。仲夏夜裡，我們相肩而坐。天上星光閃閃。

他跟我講訴擔任原住民義工、救國團帶隊心得，以及一些年少時南征北討的豐功偉績。總之，我發現了他領導統御的能力。

「你可真多采多姿，而我，實在乏善可陳。」我躺臥在他懷裡有感而發。

「那麼，妳願意讓我在妳黑白世界塗上美麗的色彩嗎？」

前方，海的拍擊聲很大，開始漲潮了。

相較於他，我的世界反倒是封閉、閉塞。在他的眼裡，我可能是火星上奇特的外星人吧！我愣愣地不作答。

藉由他的力量，救贖自己，亟欲告別擺脫父親君王的巨大陰影。

我的父親，一襲西裝革履的土皇帝。祖上爺爺留下的龐大家產，盡他任意揮霍，千金一擲。多年後回想，他跟那個叫什麼來著，名字老是和電影明星糾纏，對、對對，和台北名男人黃任中，同樣有個了不起的爸爸可供他們恣意享樂。

每一名女人宛如一塊領土，急待開發的處女地，這正是父親忠誠的信仰，權力癮重什麼都管；和父親不同，小趙他對我卻放縱的很。正負比較，對我而言，宛如長期奮鬥所嚮往的自由，果然，甘地路線自有他堅持的道理。像比劃雙方耐力般，這一回，他遇到了旗鼓相當的對手。

一回到宿舍，就接到小趙的電話。

「妳是去哪裡？」電話的那頭，他氣急敗壞地詢問。

「去家教啦！」我疲憊地回答。「那像你公子哥兒衣食無缺。」

「我馬上去找妳！」不等我的反應，逕掛下電話。

不到五分鐘哈雷的煞車聲在樓下揚起。

隨著一步步逼近的腳步聲，我早已備妥就等他的求降告饒。

「碰、碰、碰！」急促的敲門。

「你這樣做是很粗率不禮貌的行爲！」我開門劈頭就罵。

他趕緊拿出身後的屏東魯味。「我知道妳還沒吃飯，趕快吃了，別給餓著。」

小趙頭髮凌亂氣噓噓，在門口把玩地搖晃塑膠袋，魚板大腸黑輪的黃褐浮海。

「你就先放著吧！」我看著他走來，嘴角開始抽搐，胃酸正蠢蠢欲動。

一種透明的阻隔制約了我倆的進展，我無法擺脫他無法橫越。

他木然地放下，沉默不語。

剎那間，他猛撲過來，強制壓著我，兩腳間的胯下烈馬正蓄勢待發，激揚地硬漲著磨擦著發浪著，冷著專注的神情，不發一言。我的手腕給盤住，被限制於牆上動彈不得，像狐狸面臨饑餓難耐的黑熊，一切都回歸到獸與獸的原始搏鬥；我咬緊牙傾全力地把他推了過去。

他呈現失敗後的沮喪，臥在地板上，像一只膨脹後消風的氣球，眼睛對準我，一字一句地吼：「我搞不懂妳，妳根本不需要，對吧？」

「是你要求自由，怎麼享權利，也要負義務；你要遵守自己當初擬定的遊戲規則。」我扣好牛仔褲，從地板上爬起來。

「這是欲擒故縱的技倆。我可以所向無敵馳騁在女生的世界，但對妳好像沒輒。」他一副老馬識途的口吻，臉頰上眉頭皺結，散著淡淡挫折憂鬱。

「那很抱歉，我沒讓你隨心所欲。」我別過頭。

「妳到底在害怕什麼？我是妳的男友不是妳的敵人。」他的聲音高了起來。

「夠了，你不用再說了。」我喝令制止。

他大笑：「妳明知道，妳明知道的！」手在半空中揮舞。

我讀到了他的挫折和茹茹的。

我著實心疼。「我不希罕人家的垂憐，你回去吧！」我坦誠告訴他。

他不明白。愛，在我的字典中是一項奢侈品，只能初嘗，一旦超過警告界限，我便無力負擔。

他走了，有意氣也有失落。就像我史前史過往的人群一樣，走走停停。

我又恢復成一人。在往後的日子裡，我才逐漸明白：其實，我極需太多愛，導致輪迴式地追尋。

這也是我懼怕面對的。

## B.瑪格莉特

我不知道孤單童年對我而言有什?重要?若回憶只會帶來痛苦，那?何要開?回憶延續無意義的悲劇?年輕學者在專欄用西方社會科學闡述成長環境之重要。典型的權力機制。

我只覺得好笑，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。大刺刺的陽光穿越窗櫺照射進來，狠狠地反映我的蒼白。我冷笑：就憑佛洛伊德的那一套鳥理論，就可分析、概括人類的心性瘋癲與生命深厚?一篇文章就可推翻你史前史的遵循，主控宰製你淺薄貧弱的人生未來學?

薩伊德是這樣說：在某一層次上，是我在深感時間緊迫、來日無多之際，重新演譯這場去國與分離的體驗。因此，他寫了自傳式的《鄉關何處》。

所以我忍住痛苦，汲汲在時間射線的兩個向度穿梭往復：記憶、冥想、建構，冀圖以現代眼光詮釋個人與家族間的心理活動，又意欲向二十年後的未來挺進：我之為我的個體。

挖、無所不挖、極其所能的挖！如歌星政客記者，從熱鬧的舞台隱退。僥存，就可以在晚年靠記憶打發；若心有不甘老驥伏立可撰寫個人回憶錄再狠狠地大撈一筆，好一個剩餘價值。

星期天，文化中心，有個人緩緩靠近，最後站在我面前。像常會遇到的摩門教教徒對主耶和華的熱忱，他以一種非常宏亮的聲音問我：「你、快、樂、嗎？」

「我很快樂！」啜著果汁，我說。

教士似乎有些失望，語調比剛才軟弱許多：「那人活著要做什麼呢？」他不死心地問道。

「讓別人快樂，自己也快樂。」我大聲地向他佈道。

大約遲鈍了三秒吧；他不氣餒地拿出一份細明體文件，指指上頭：「那個是你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？」

我看看其中不外乎是：地球和人從那裡來、人生的意義、如何家庭幸福……的選擇。

「我覺得家庭美滿是人生首要的目標」。是的，我再次堅定地向傳教士說。

經過了這麼些年，該出土的，也露臉了。

他從公事包檔案中摸索出有關如何增進家庭幸福的資料，遞給我後微微地走了。

我手中握的藍色廣告單寫著：了解聖經，對你具有價值和幫助。

睇著身邊父母帶小孩走過的閤家歡，我說不出話來。

女兒。我的父親在背後書寫著厚重這二字，這是我和他之間的關係。乍看之下，有些迷茫有些陌生。我的身份明顯被標注了，真真切切，可是我一點都不自覺。

就像咬破手指，飲啜鹹味血液，紅色血球詳載深奧難解的基因圖譜，裡頭盡是世世代代茂密的繁殖、融合；猶如巍巍聳立之姓氏，來自上古的一脈相承。生命，是父親大人賦予的。

我總是經過長時間的摸索，才知答案結果，以及其背後意義象徵、對我人生的啓發。

比如我對父親的認知，是建立在體味的判斷上。

香，古龍水。藍色液體在小小瓶子低低流竄。那是麝香味，一種我父親自然流露的味道；成熟男子才會選擇的品牌。

我明顯記得：身坐太師椅，以水果海鮮佐大和菜滋養皮膚身軀，紅潤光滑。飯後席間，吞吐永不熄滅的古巴雪茄。那些猶如國色天香的姬妾，一律喚做的阿姨們。衣香鬢影，濃稠的色彩像陳逸飛的水彩，鮮艷得劃不開，團團圈圈，迷濛錯置。

那空氣裡滲雜的濃香、汗水狐臭體味。

牌桌一打，往往是殺它個三天三夜，天昏地暗。美酒佳餚，賓至如歸，樂不思蜀。運籌帷幄間，合作事宜也大抵佈署完成。

肉色。眷戀永恒的色相追求，不老的傳說。我瞇眼念著，多?像美容大亨這一季主打的廣告辭令。

幼年家中三不五時會出現爭寵的情形，活脫像電視裡演的爛古裝劇。

飛燕盤住父親的頸環說：「不管不管啦——。」

楊貴妃也嬌嗔堆砌滿臉笑容，把「嗯——」句子拉得長長的，耍性子般重重踹了兩下地面。

我父親樂著笑說：「好，好，我答應妳們。」左抱右摟，穩穩直直地輕啄兩記。他愛看女人為博取他的歡心，而爭奇鬥艷、而拚個你死我活。

兩位美女盡是眉開眼笑。

標準的爭風吃醋，紅檯桌上的我已經習慣。但檯面上的這些都僅是過往雲煙，起不了作用。

真正厲害的女人是隱藏自己的性格。知道漢初呂后吧？狐一樣的角色，她到底才是深藏不露。每每望著她，我都會想到歷史上戚夫人與如意可憐的命運，紅顏薄命，一如我離家多年可憐的母親。

媽媽在我上小學之前就離家了，我根本不清楚她長什麼模樣，是長是扁？連照片、信間等私密物品都被銷毀，彷彿整個人從未存在。還好，我偶爾還能聽聽葉嬭的補述，但這種機會不常常有，好奇的疑惑，換來的多半是曖昧閃爍的眼神。關於母親的種種，像是下人們忌諱莫深的夢靨，即使大嗓門如葉嬭，熬不過我的苦苦要求，低低的說一兩句也見好就收。東一句西一句的拼湊，倒也成我母親賢淑善良的形象。

院子裡的起起伏伏，宛若堙滅在章回小說般大觀園的璀璨繁華。

核心人物是這大宅子老爺葉仕量。人如其名，前途無量。打從上學開始，上至校長下至工有無不知曉我就是財大氣粗家長會長的女兒。

「啊！葉媽容妳爸爸我知道嘛，熱心公益不落人後。」怎麼聽都覺得怪異。然而，我受到的是特別照顧是有特權的：升旗遲到、課業沒寫、欺負討厭的同學。在面對師長指責時，往往只要露一張無辜臉就可大事化無。也因此，送禮當然不落人後，三節好禮：美國仙丹、XO、日本水蜜桃，校長主任老師個個合不融嘴，拿人手軟，當然也會竭盡所能的力圖回饋。我在父親強大的羽翼下取得庇護，並理所當然地享受。我真怕，真怕那一天會出現世態炎涼的光景。

家長會長的功用是什麼，那時我不清楚，只曉得開會時我就不用上課，也樂得清閒。

導師鵝媽媽總會穿著訂購套裝，在會議上陪委員忙進忙出的，不理會教室無政府狀態下的大吵大鬧；這根本不是她的風格。

別傻了，鵝媽媽可是會拿木棒追著人跑，還邊跑邊說：「猴死仔，走那裡去！」讓一些不知好歹的學生飽受木鞭之痛。

不過今天看來，她青面獠牙的一面正休假，換上觀音大士慈眉善目的好脾氣。

「委員您辛苦了，感謝您的支持參與。」、「您的光臨是敝校的光榮呀！」

搗上耳朵也沒用，到處都是聒噪的鵝聲。

最後，鵝媽媽會在大庭廣眾之下把我叫過去，摸摸頭：「我們班就屬媽容最乖了，年年榮膺模範楷模呢！」

「這還不是老師您的指導有方！」

「對呀對呀。」

鵝媽媽不好意思，拉扯裙角搔搔頭：「那裡那裡。」

只有天曉得。

國小三年級時，我同父異母的弟弟出世了。從醫院抱回家，大家爭先恐後的逗他，響亮的嬰兒聲，劃過安靜的夜晚，猶如過年般的熱鬧。這小子可是受寵集一身，父親自然笑得心花怒放，得意地取名葉祖望，依稀列祖列宗家族的榮耀，全繫在這粉紅小娃兒身上，綵梭的身軀，妝點呂后一臉心滿意足地得意狀。

他在眾人的期盼下長成，十個月了，小肉球身體變大毛髮也長了，遠遠瞧著，第一次有想抱他的衝動。

「叫姐姐、叫姐姐呀！」葉嬭哄他。

從葉嬭懷裡接手，小娃兒逕自擠眉弄眼，我暗哼：你也是在這個時候敢對我撒野，誰知長大後又是什麼樣？

果真，他抓著我的手臂，狠狠地留下鮮紅的傷痕，皮膚泛出血絲，娃兒還嘿嘿露出天真的笑靨。

秉性反骨！我迅速離去，丟下了那渾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。

我知道已喪失獨一無二的地位，然而電視劇不是都這樣演嗎？這是遲早的事，我不氣餒。

我以廣泛興趣和優異成績，去博取原本是投注我的眼光。粉色系調房間累積了大量的芭比、米老鼠、菲力貓等填充玩偶，愈推愈高，直達天聽。然而，那是物質，不是精神，後者是我匱乏卻也祈求不到的。

我當然曉得同學們比劃著我的城堡，是欣羨的眼神。放學後，我們三五成群地站在枝仔冰攤前，啃舔著手上的芋頭冰，遠遠望去，青綠的甘蔗園盡頭，整條琉璃般圍牆邁開，就如一座雄偉堅固的碉堡，固若金湯。

「可惜我不是白雪公主，因為故事裡頭沒有那麼多的后妃以及王子弟弟。」我奴奴嘴訕笑地跟同學們講，別說什麼富家千金，我當個灰姑娘還差不多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現實之外，我學會了開自己的玩笑。



這樣的說法，引來小六學生一臉的驚奇。

## C.珍珠奶茶

私立女子中學，校門高掛主耶穌的十字架。它以虔誠的信仰和嚴謹的教學著稱，成了中產階級子女求學必經的朝聖地。

新生訓練第一天，修女校長就以新約「你們要謹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妄的妄言，不照基督，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俗學就把你們擄去。」為開頭。

管演講台上河馬企鵝爬蟲類的長篇大論，台下自成一片天地盡是嗡嗡蚊納聲。

有人在看我！在整排西瓜皮的新生堆裡，我感到餘波來自後右方。她緊緊瞧著我，目不轉睛。我再次不預警地回頭望她，被她羞澀地躲開了。

似乎女校無法免俗有這慣例，不管是已婚的未婚的，稍風度翩翩男老師，都成了初中女生愛慕的對象，送花送飲料送巧克力，彷彿天王明星的待遇，一個個自信踐的很。在這修女學校待久了，天天環繞苦悶的流動，連豬八戒都崇拜成了馬英九。

體育課。我在樹蔭下觀球場中激烈的龍爭虎鬥。

她倚過來榕樹下。

「唉，少女的無知。」她指著被學生包圍的體育老師。「我想妳不是那種人吧！」茹茹學著老氣橫秋的口吻。

我噗嗤一笑後，正眼問她：「妳認為呢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！」她講得理所當然似的篤定，以讚許的眼光穿視著我。

真正接觸到茹茹，是在放學後一個初秋的下午。

教室只剩下兩個人。

是她發現到我。「嫣容，妳怎麼還不回家？」

「不想回去！」我頭也沒抬仍展著我的三角。

她輕巧地走到我身旁，坐在隔壁的桌椅。

沉默。只有筆觸計算紙殺殺演算聲。

「我知道有一間好吃的餡餅，我去買來給妳好不好？」她開口溫柔地問。

我僵持了一下，詳端她：她是認真、真誠的，我不自覺地點點頭。

她愉悅地走掉。不久，豬肉餡餅和珍珠奶茶就出現了。

我確實餓了，不顧形象咬嚼手中香味四溢的美食，裡頭包裹新鮮豬肉韭菜陷，還有茹茹真摯關懷。

這竟也成了習慣，彼此間心照不宣的密約；天天的餡餅情緣，溫馨且甜蜜。

星期五她照例來了，身邊多了一盆紅色緞帶的植物。

「爲什麼送我仙人掌？」

「讓妳好記得我。」她把它磨放在我的掌心。「仙人掌給它一點水就能活，還有妳跟仙人掌一樣，有時會刺人哩！」茹茹笑盈盈地答。

被她給料定了，我想她，在星期六與星期日。

這一天下午，她又來了，遞來的仍是一袋香噴噴的豬肉餡餅。整個教室只見夕陽把我倆的影子拉得長長的。

我閣上書本，迎接她的眼鄭重地說：「我無法理解柏拉圖所謂純粹精神；戀情，是要實證的，妳犯不著講得虛幻、空洞。」

她不解，濫馴眼神裡閃著單純。

我索性從背後環住她，把她按到講桌上。講桌上頭十字架的耶穌基督無辜地看著。

我撫手搓搓鼻；蘋果香味，滲入皮膚，進入身體。

從額頭開始，我再滑過細嫩頸部，剝開雪白的上衣，終年積雪柔軟的酥峰，留下兩排灼熱的齒痕；我繼續往下探勘。

向晚了，青青的椰子樹在窗戶外招展。

我倆化身爲兩條活蹦的鰻魚，水乳交融晃動地，蒙太奇似的，有些魔幻。

終究還是來到三角洲，我來回地拭抹、輕挑欣欣向榮的沖積平原。再迎上她那瓣粉嫩菱唇，是口水間的匯聚融合。

泡沫瞬間氾濫成災。

茹茹她忘我地呻吟叫了起來，細碎貓聲響徹了教室。

我停止行動，丟開她，頭偏一旁暗哼氣：「妳就是要這種嗎？早說嘛——。」

混戰的場面，剎那間僵止。

她抬頭定定地看著我一會兒，衣衫不整受辱地急速跑開。

眼睜睜地她消失了。我不知道結果是什麼，但是，不到三分鐘，我就後悔了。那天下午過得無止盡地漫長。

我永遠記得她眼神的樣子。

隔日，是她母親來辦妥轉學。林伯母向禿髮的教務主任說全家要移民，當然茹茹也要一同隨行。什麼國家我已聽不太清楚了，我從沒想到茹茹也會有離我而去的一天。在教務處的走廊上，面對她的家人，我試圖釐正、辯解什麼，但吞吐的言語仍卡在喉嚨，她母親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跟媽媽一樣，從此，我再也沒見過她，笑得如天使般容顏的女孩。

不公平的是，犯錯的人是我，是我該受鞭撻譴責，她何苦去獨自承擔呢？她就這樣地走了，帶著絕望與傷害。成了我心中的一道癩疤、一則秘密。獨處的鬥魚，喪失生存的樂趣，是一條生不如死的魚。有好長的一段時間，我生活很規律：上課、下課、吃飯、睡覺，單調一致；我只是一個個體，散漫於世間。至於呂后的閒言閒語，我也置若罔聞。

屋內的仙人掌早已枯竭了，只剩下一盆乾燥的泥土。風乾的刻撰：我之叛離她之無奈。

行屍走肉，笑觀白日黑夜。我清楚的很，心中有一部份，是茹茹所帶走的。而她把深層的精髓：孤獨，留給我慢慢咬嚼成汁。

我衷心期待茹茹的消息。可是沒有，沒有她捎來的話語，郵筒裡更沒有躺著她的支字片語。失望之餘，慢慢地慰藉自己，或許我和她那天會不期而遇，又可重頭開始回復當初。

一日復一日，這種日子過得很快。

## D.薄荷雪泡

我直升修女學校的高中部，一米六的身高增長五公分，服裝也從白與藍轉成白與黑。大有為的政府宣示解除髮禁政策，從今爾後，耀武揚威的教官，再也犯不著尾隨學生腦後跟疑神疑鬼這把戲。

茹茹的形象一直深紮在我心底，除了她，我無暇顧及其他。

和初中部不同，我所面臨的是個廣袤複雜許多的小社會，匯集四面八方的英雌豪傑。

教科書英數國史地，馭術被寵慣的飼料雞。分數代表一切，主控我輩少年維特，競爭復競爭。校方老師教育部，龐大資源體系，緊密牢控控住，壓迫高中生每日枕戈待旦。

高中生的小圈子裡非常現實殘酷。擁有權勢與美麗，就是公主就是女王，有使喚不盡的女隨從和男校武將猛夫，成群結黨，像民初大帥之於副官的角色；至於邊緣人物的命運是注定被排擠與打壓。可悲的是，我竟從自主的鳳凰女變成自閉兒，自天堂墜落深黑地獄的劫難。

為首的女王叫郭佳楨，白皙皮膚單眼皮瓜子臉，父為縣議長母為國中教師。她坐在教室靠近走廊的後方，像主宰大局的掌權將領。不笑的時候，一雙眼骨碌碌地，城府深沉的可怕，頤指氣使、甚氣凌人的姿態，連菜鳥老師也提心吊膽。

早先，燒學姐眉毛、爆校車輪胎，尿水灌同學肚腸的事跡，已使三年四班的名號遠近馳名，等同於中東巴解組織。

我力求小心避著她，但仍在廁所前被眾家姐妹所圍堵。

一名小囉嘍率先擋住了我。

「婊子，妳非禮我！」她撂下狠話，一張臉扭曲變形。

我攤開手甩甩頭：「妳少胡說八道了！」

女王她高高舉著下巴，嗯哼挑釁：「哼！妳有膽就試試看呀！我會跟大家講妳褻瀆我，對我上下其手。我爸爸是誰妳應該很清楚吧！」她舞著拇指死樣地補上：「她們可都是活生生的人證喲！除非——叫我聲奶奶瞞三個響頭！」

她的話和著阿摩尼亞的味道，在窄小空間迴盪著。

她瞪眼看著我的決定。

「快說呀！」「妳是啞巴嗎？」「還不趕快講啊！」

囉嘍們戲謔奚落，我抬起頭來，瞧見了年輕女孩的驕縱與陰險。

那是委屈，灰心以及我自身的天理報應。

我的淚水懇懇地跑出，一滴一滴匯為大海，我淹沒在浩瀚的海域。

最後，她們放了我。

我步履蹣跚地返家，正巧撞見剛從當舖回來的呂后。

「爸爸呢？」我問。我不見爸爸將近有一個月了。

她沒好氣地回答：「他出門作生意了，那像妳大小姐這麼好命，只會茶來張口。」

她多麼同變賣家產的王熙鳳，依稀是紅樓夢榮國府的翻版。

我環顧家中的擺設逐漸地減少，憂切地勸阻：「阿姨，妳不能老是拿東西去典當啊！」

在一旁的葉嬖嚇得揮揮手，示意識我不要再說了。

呂后惱怒撩起裙子，下了通牒：「有種，那妳就出去靠自己呀！」

我不語轉身回房關起門來，囚禁自己，啃蝕殘破的自尊。窗外冬天的寒風，把風鈴打的叮噹叮噹地響。收音機沙沙地響著：小虎隊要進軍大陸。換台扭開其它頻道：遠方風雲變色，美國所主導的波斯灣戰爭，即將一觸及發。

悲愴，寫在紙上都成了好笑的滑稽，原子筆墨水跑出來，糊了紙張沾溼了手。我只好埋首課本。

不如意，但生活終究要過。

星期四，早上的歷史課。

頭上被東西給砸到，原來是張揉搓後的字條。我扭頭看後方，一片風平浪靜。好奇地打開小字條，上頭寫：聽說妳昨天的行為就像關不住的水龍頭？

後面揚起一陣東倒西歪的笑聲。

秦皇漢武在身旁迅速飛過，歷史夫子繼續複習著，黑板裡盡是雪花花的人名事物，紅色線條表示極重要。「有可能會考喲！」

春末初夏，季節更迭，晴天朗朗，巍坐在教室，內心幾乎被時代的潮流給淹沒了，天地的廣大顯示我之渺小；面對外面沸沸的紛擾，只有安頓好內在，索性把自己壓得低低的，像一株不起眼、沒有威脅性的野草。

這樣想想，雖是轟隆隆地四面楚歌，卻隱約有一線生機，如沙漠中倖存的仙人掌；整個人劫後餘生彷彿又活過來了。

下課後，我就奔到花店買包幼苗重新整理。那一乾漬之土，奠基鈴蘭的新生命，亮了一寢臥房。

整整忍受三年，不長不短的時間。只因心中存著一股強大的信念。我深信：外頭，是繽紛色彩的。

七月三日，焦躁天氣，夏蟬在林子裡盡情放肆的鳴叫。火傘高張，不僅是氣候的連心情也包括。到底，我還是等到了，像被附身似的學始皇全面的焚書，壓抑下徹底的反擊。經史子集，連同筆記考卷練習紙，一張張一本本全部銷毀；包括苟延殘喘的歲月，隨著火種一起下地獄吧！我什麼都不要了，都不要了！火舌燃竄，剷除瓜葛絲連，我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暢快。

父親節。掛號信件捎來了喜訊：是中部的國立大學。

蒼穹悠悠，備好日常用品，終於飛出去了。

「嫣容——」父親叫住我。「妳要走了。」他說，眼神閃過不捨。

有沒有看錯？「嗯……」

他站在門口遲疑了一會兒，欲語還休。

「那妳要加油，在外面可別丟家裡的臉。」他又恢復原來。

我低下頭，背著簡單的行囊，走了。

我終於走出去了。

如梵谷筆調下鬱氣窒礙，我雛鳥羽豐，飛離了亞熱帶終年的陽光普照。台南，同豐沛的歷史走入了荒野的記憶，古蹟般總帶有斑駁、溼溼的發霉味。

## E.健怡可樂

我飛離了傷心之城，飛離了庸擾是非。

自食其力，不論寒暑。而今，已是晚星點點萬家燈火了。

從繁華街頭踏進女宿的巷子。天色已晚，寒氣逼人，點燈溫室。我癱瘓地在床上虛弱瑟縮。

我喃喃：這是台中，明快的節奏照映著文明絢爛。

還是從懷裡掏出了那張寫真。一家三口，不知人間愁知味的天倫相片，是在墾丁或是白沙溝吧，陽光很溫暖，熱熱地。而背面，厚重的字跡謄著：就缺妳了，女兒。父甚掛念！

寧願以書信表達，好掌控大局也不肯撥電話，是吧？

不爭氣的眼淚撲漱漱地散落，撕裂而痛哭失聲。我好累好暈，眼皮緊閉逐漸地沉重。

是在夢中吧！不然怎會有斑斑血跡，血海翻滾，柒柒一片。這世界，哭聲隱隱，我冷汗直流暈厥了，終究回到最原始的混沌狀態。我要出去！出去，我吼叫大喊。模糊影像、幻覺滅滅中：甜膩腥臊，有母親分娩的痛苦，和父親來回踱步的憂心。

醒來，仍是汗涔涔，冰涼且惶惑。這場夢，它不偏不倚地擊中自己的窘困：懦弱，只求迂迴曲折地逃逸。

是應該要回家了吧？

我——要——回——家。我閉上眼，不自覺喃喃。

邁開和解的一小步，我清明節回家省親。倦鳥知返回家的路程，季節性地，沒有什麼旅人之期待與浪漫的驚奇。

步下了火車站，這幾年小鎮起了很大的變化：便利商店霸佔街景是一家家的開，黃金 M 字號也顯眼掛著，再下去又是一家阿卓仔的微笑。不見了，賣手工豆花的跛腳阿伯消失了，街口轉角的春捲店也亡佚了，邁入現代化地球村的同時，傳統也以種不堪回首的姿勢，棄守結束。心底頓時湧入了可笑的人事全非之感。

唯有嗅覺依然靈敏，碰觸到一種南部家鄉特有的味道，藍紫色牽牛花的清香不知道從何處傳遞？這是春天，但火紅的太陽射得我眼睛睜不開，仍和以前一模一樣。滴上薄荷油，按摩僵硬凸起的太陽穴；然後，深深吐納，跨入了老宅。

雷同的場景，我曾暗暗杜撰幻想過好多次；凋零、單薄、老弱如此地不堪。可是，當我眼睜睜地面對這預言成功時，那感覺卻給我股強大的窘境，這會是我風流瀟灑且顧盼自得的君父嗎？

我緩緩地倚近那張床，蹲下去橫睇著老邁的他，並撥撥他額頭前邋邋的髮絲。日落夕陽打在他阿曼尼的襯衫上，我撫摸他凹陷的右側臉頰，構成了一種唐突不協調的畫面。

他也曾力圖振作過，在我考大學聯考昏天暗地的階段，想中興逐漸頹壞的家族企業，奮鬥挽回，親自出馬入城洽購機車零件的買賣；但好大喜好的性格卻深深地宰控他的命運：輕重不分、愛聽好話、逃避失敗。局勢，一旦形成就鞭長莫及了。

我笑自己：儘管是善意，但無疑地是一種殘忍，一種懲罰。現在，他枯槁的身軀就在我眼前，空洞的眼睛茫茫地看著我。說實在地，我感受不到所謂勝利者掠奪的姿態，只好佇足不動聲響凝視著他。

季風拂過臉上，我身後的長髮飛揚了起來。依稀，聽見烏鴉翅翹低過。閉上眼，逐漸地我感到無比的孤單落寞，那長期籠罩我的孤單又回來了。

那滋味我是記得的，化爲灰都能深刻感受：只剩一個人面對四周的死寂一片，彷彿重現好萊塢地球毀滅、美國英雄主義的爛片，枯索荒涼，於是思索人生有何意義。

「爸爸！」我喊他，像小時後被葉嬭抱著，帶著懼畏神祇的眼神。我交會著他老邁的靈魂，他不再是那麼遙不可及。

牢籠大開，那些環伺的鶯鶯燕燕皆展翅飛去，人丁鳥獸散。偌大的屋宇，人煙罕至，遺棄在空蕩蕩的屋子，淺灘愁困而無所頓逃。

只留下那女人。見證經歷衰亡敗落的王朝，陪隨老朽帝王的殉情者。以往，她犀利精明的一面似乎也淡化消失了。

「妳爸爸這幾年身體不太好，膽固醇高，老叨唸惦記妳。」她從珠璣下鑽出，有氣無力的聲調，我以為我看錯了；是位肚子發福腫大的老嫗，而她的眼神看起來有如宗教意志般的堅定。

因爲敏感，因爲好強，因而切掉那些容易暴露在外的情緒，對於容易被察覺的脆弱可能被視爲幼稚的，只能不斷的往下埋，不想面對，也不想被發現；像童



話故事中國王的大耳朵。

吉本芭娜娜是這樣寫的：「當一個人面對內在的黑暗，導致深層部分支離破碎、傷痕累而疲憊不堪時，突然也會莫名湧出一股強韌的力量來。」在一次又一次的心力交瘁之後，我用僅有的任性和固執，強迫、要求自己，重新和生活接軌。

老了，老了，浮沉人事，時間是最大的贏家。關於敗朽的過程，還得以考古的姿態詳加敘述。

## F.即溶咖啡

就在畢業前的一個月，我接到一通誠懇的邀約電話。

話筒傳來一陣熟悉又遙遠的聲音。時間是母親節。地點為誠品咖啡廳。

儘管我提早到，但女主人還是先來了。

「媽容，讓媽媽看看妳！」她優雅地走過來。

從她的眼裡我清楚看見自己的形象：消沉，短髮，以及不在乎的嘴角。

服務生走過來遞菜單，打斷了我的思緒。

她點了杯熱可可給我。「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兒靠咖啡因才產生意識！」

不是有一句話說：在成人眼中，子女永遠是長不大的小孩。

母親笑盈盈的說著近年來的遭遇，在五年前跟張姓公務人員結束八年的婚姻關係，目前從事化妝品行銷。

我始終沉默地聆聽著。

輕揚的鋼琴聲流竄了出來，是巴哈的，有股恬適的味道。

「妳知道成就感背後是滿腔的辛酸吧？回到家後一個人，只在固定的空間游走。沒人瞭解妳，連個真正傾聽交談的人都沒有，有時想想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意思呢？」她拍拍掉落在粉紅香奈兒上的餅乾屑，隨即攀挽著我的手掌。

我點點頭表附和。

她乾脆挑明目前是身家寡人，問我要不要同她一起住，彼此間有個照應。我絲毫沒有猶豫考慮，就自然而然地點頭了。

家，我所期待的家，它竟以這種的方式對我敲門。

她牽起我的手腕，拇指穿過手心：「允許媽媽好好地補償妳。」

最後那一句她是這麼說的。

至於她溫柔婉約的古典形象呢？在力霸百貨公司封館拍賣上，吆喝叫嚷三件二千，快、狠、準立刻殺價成交，奉上鈔票換回精緻提袋。務實的態度，跟果菜市場的歐巴桑沒什麼兩樣。褐色寬頰臉愛抹粉色紅腮，燙一頂過時的青霞頭，三餐前後定時的鄧麗君小調。這就是我的母親。我對她的形象徹底破滅，她不過也是普通的世間俗人。或許應該客觀地修正說，在多年前早已蕩然無存，一切皆只是我的憧憬想像。

我從回憶裡抽離，過去離我已很遠很遠了；我再度睜開眼睛，甦醒。兩個不同世界朗朗分明，關於那些虛無的愛與戀，晦澀，只是拿自己青春為賭注；我猛然驚覺年少曾經這麼孟浪過。

我和我母親住在一起，定居在台北大安區某棟中古公寓，養隻五個月的西藏獒犬為伴。像通俗電影或小說最後的橋段：我成為了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坐捷運趕打卡，待廣告企劃完成，就在電腦面前打混發呆，天天煩惱擔憂金融風暴下的裁員風波。

或許明年春天會尋求一個相親對象，把自己嫁掉，好結束自己三十歲的單身飄泊的生涯。

跟地球六十億大多數的人一樣，活得平庸既忙碌。